

这些诗，仿佛为羊而作

鲍尔吉·原野

“泉水捧着鹿的嘴唇……”这句诗令人动心。在胡四台，雨后或黄昏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几十或上百个清盈盈的水泡子小心捧着羊的嘴。

羊从远方归来，它们像孩子一样，累了，进家先找水喝。沙黄色干涸的马车道划开草场，贴满牛粪的篱笆边上，狗不停地摇尾巴；这就是胡四台村，卷毛的绵羊站在水泡子前，低头饮水，天上的云彩以为它们在照镜子，我看到羊的嘴唇在水里轻轻搅动。即使饮水，羊仍小心。它粉色的嘴唇一生都在寻觅干净的鲜草。

然而见到羊，无端地，心里会生添怜意。当羊孤零零地站立一厢时，像带着哀伤，它仿佛知道自己的宿命。在动物里，羊是温驯的物种之一，似乎想以自己的谨小慎微赎罪，期望某一天执刀的人走过来时会手软。当太阳升起，绿树和远山的轮廓渐渐清晰的时候，空气中的草香让它们晕眩，完全不相信自己会被杀掉这件事。吃草吧，连同清凉的露珠。在人看来，牛羊仅仅作为人类的蛋白质资源而存在着。屠夫也从不计算它们是否到了寿限——像人类离退休那样有准确的档案依据。时至某日，它们整齐受戮，最后“上桌”。

“众生”是释迦牟尼常常使用的一个词。在一段时间内，我以为指的是人或动物、昆虫。一次，如此念头被某位大德劈头问住：你怎么知道“众生”仅为鸟兽虫鱼与人类？你在哪里看到佛这样说？我不解，“众生”到底是什么呢？佛经里有一段话，“众生皆有佛性，只是尔等顽固不化。”所谓“不化”即不觉悟，因而难脱苦海。后来获知，“众生”还包括草木稼蔬，包括你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小生灵。譬如弘一法师上座时把垫子抖一抖，免得坐在看不见的小虫身上。

可知，墙角的草每一株都挺拔翠绿，青蛙鼓腹而鸣，小蛄虫背荫淡绿的双翅，满心欢喜地向树枝高处攀登，这是因为“众生皆有佛性”。即知，“佛性”是一种共生的权利，而“不化”乃是懂得与众生平等。若以平等的眼光互观，庶几近于佛门的慈悲。

乡村的道上，羊整齐站在一边，给汽车马车让路。吃草时，它偶尔抬起头“咩”地一声，其音悲戚。如果仔细观察，羊瘦削的脸，无神的眼睛，大约要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这些牲

灵“命不好”。时常是微笑着的丰子恺先生曾愤怒指斥将众羊引入屠宰厂的头羊是“羊奸”。虽然在利刃下，“羊奸”也未免刑。

黄永玉说：“羊，一生谨慎，是怕弄破别人的大衣”。当此物成为“别人的大衣”时，羊早已经过血刃封喉的大限了。但在有生之年，仍然小心翼翼，包括走在血水满地的屠宰厂的车间里。

既然早晚会变成“别人的大衣”，羊们何不痛快一番，如花果山的众猴，上蹿下跳，惊天动地，甚至穿着“别人的大衣”跳进泥坑里滚上一滚。然而不能，羊就是羊。

夏加尔是我深爱的俄裔画家。在他笔下，山羊是新娘，山羊穿着儿童的裤子出席音乐会。在《我和我的村庄》中，农夫荷锄而归，童话式的屋舍隐于夜色，鲜花和教堂以及挤奶的乡村姑娘被点缀在父亲和山羊的相互凝视中。山羊眼睛黑而亮，微张的嘴唇似乎在小声唱歌。

夏加尔常常画到羊，它像马友友一样拉大提琴，或者在脊背铺上鲜花的褥子，把梦中的姑娘驮到河边。

旅居法国圣保罗德旺斯的马克·夏加尔在一幅画中，画了挤奶的女人和乡村之后，仍然难释乡愁，又画了一只温柔的手抚摸画面，这手竟长了七个指头，摸不够。

在火光冲天、到处是死亡和哭泣的《战争》中，一只巨大的白羊象征和平。在《孤独》里，与一个痛苦的人相对着的，是一位天使和微笑的山羊。

夏加尔画出了羊的纯洁，像鸟、蜜蜂一样，羊是生活在我们这个俗世的天使之一，尽管它常常是悲哀的。

在汉字源流里，羊与“美”相关，又与“吉”有关，如汉瓦当之“大吉羊”。从夏加尔27岁离开彼得堡之后七十年的时光里，在这位天真的、从未放弃理想的犹太老人的心中，羊成了俄罗斯故乡的象征。此时，我欣慰于胡四台满山遍野的羊，自由嚼着青草和小花，泉水捧起它们粉红的嘴唇。

诗写得再好，诗中还说“青草抱住了山岗”，“在背风处，我靠回忆朋友的脸来取暖”。还有一首诗写道，“我一回头，身后的草全开花了，一大片。好像谁说了一个笑话，把一滩草惹笑了。”这些诗，仿佛是为羊而作的。

感悟

谢幕

张朝曦 文/绘



一场演出结束，演员再三鞠躬谢幕，观众不退场，持续鼓掌，这样的场面难得一遇。我也算得上文艺爱好者或痴迷者，一生观看或参加演出无数，这样的谢幕场景也仅见三次。

第一次是1980年夏，中央乐团音乐会在太原举行，到太原重型机械学院为师生专场演出声乐节目，合唱指挥是严良堃。四十年过去，那首《星星索》音犹在耳。左右贴墙过道及观众席后都挤满了站着的同学，盛夏夜晚，汗流浹背，师生们却静得连呼吸都听得见。每一个节目都赢得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。谢幕时，师生们久久不散场，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对帮他们搬运道具乐器的志愿者同学说，这是我们走遍全国从未遇过的演出谢幕场面。

从记事起，我家冬日里的餐桌上多有饺子，特别是冬至。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端上来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聊着，其乐融融。

我们家的饺子是山西风味的。饺子煮好端上桌，我总是先吃几个感受一下肉香，再把空碗里放上油辣椒、葱花、酱油醋，最后浇上热汤，一碗酸辣饺子就做好啦，吃着喝着还辣着，美食的快感瞬间传遍全身，暖流顿时驱散了寒气，周身温暖起来。还不忘告诉妈一声“吃饱了”。

山西人偏爱饺子，父母虽然二十来岁就离开了老家山西，可爱吃饺子的习惯却始终未变，包饺子的手法也愈发娴熟。父亲手里捏出来的饺子，像宝石一样棱角分明，吃着饱满瓷实，更适合包肉馅。出自母亲手中的饺子则褶皱均匀、端庄秀丽，两人包出来的饺子手法不同但都堪称教科书式的正宗山西饺子。

要说冬天的气温，湖北比山西高多了，但我小时候觉得天气特别冷，这种冷，源于三线军工厂偏僻空旷的位置和山口的野风；也源于艰苦奋斗建厂时家属区房屋八面透风的简陋；当然也源于那个年代条件所限无暖可取的无奈。总之，感觉到处都不暖和，双脚和耳朵都有冻疮。因此，吃饺子对我们家来说既是习俗，也寄托着一种渴望。“冬至吃饺子不冻耳朵”最早就是听母亲说的。

长大后慢慢发现，其实我们所在的湖北襄阳与山西的饮食习惯差别很大，平时极少吃饺子，冬至的饺子跟山西的馄饨倒有几分相似，在我们看来不能算饺子。冬天的气温因了取暖条件的改善，或许不再像儿时那么冷了。不过，冬至聚会也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每年的重要活动，爸妈包的饺子似乎比从前更好吃了。也因此，成家后回家吃饺子时就更注重品尝饺子的味道之妙，关注调馅之巧啦。

2012年冬至之前母亲的突然辞世使我们这个大家庭延续数十年的“冬至聚会”戛然而止。妈没了，冬至的饺子跟着没了，伤感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。3年后的冬至一大早，父亲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用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通知我晚上回家吃饺子。接电话的我心情一时难以平静，自母亲走后父亲便一蹶不振，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身体虽依然硬朗，但精神与心情大不如前，今天能准备冬至饺子说明他开始走出阴霾，努力重现大家庭曾经的冬至温暖。想到此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转眼间我已年近花甲，冬至聚会也由大家庭转为自己的小家，我的角色也由参加者变成召集人，庆幸的是父母包山西饺子的绝活得以传承，饺子吃起来同样“欲罢不能”。

回味

冬日里的饺子

范明

传记

但是，对于治疗母亲的精神疾病显然无济于事。

白居易写出大量关切妇女命运的忧伤篇章，想必与母亲的不幸难以分割。

慈母患上精神疾病，“叫呼往往达于邻里”，孝子遍寻名医，久治不愈。近年，陈夫人数次“以箠刀自刎”，都侥幸得救。为加强防护，白居易特地安排两名体格较好的“壮婢”，照看母亲，生怕再次出事。这一次，婢女稍有疏忽，陈夫人还是突然投井而亡，年仅五十七岁。悲痛病史内情，难与外人细说。白氏兄弟对外宣称母亲“看花坠井”意外死亡，说法比较含糊，唯愿息事宁人。

这一说法后来被朝中对立派抓住不放，攻讦

陷害白居易，造成了严重后果。留待后章细叙。

臣子去官返乡，除服丁忧三载，有没有俸禄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唐时材料缺乏，对此说法不一。到宋时可见记载，知高级官员定制全俸，中下级官员给予半俸，白家兄弟是否如此，尚不确定。白诗中常见不同时期俸禄数额，这次却长达四年未见诗录。白家很可能没有什么固定收入。

唐时下邳县，位于长安以东百余里。邳字本应读作“归”，当地人却一直读作“吉”，说是北魏时，拓跋珪避讳“归”音，下令改读“吉”。现在，下邳成为渭南市临渭区一个文化重镇。

贞元二十年(804)，白居易自符离移家下邳

作家出版社

93

赵瑜著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县义津乡紫兰村(今下邳镇太上庄)。时隔七载，白氏兄弟扶柩葬母而归。紫兰村地处平原，当时四十几户人家，是典型的河畔农业区域，村南百步便是渭河，渡口时称蔡渡。河畔远望，可见华山峰峦起伏起伏。

紫兰村是个好地方，而白居易在这里却很忧愁。

希望出版社

93

曾有情著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“敬礼！”赵照和小扎西同时向检查组行礼。林海平和检查组成员大为吃惊，一个个低着头，弓着腰，瞪着眼，仔细研究通铺上的两个“豆腐块”。它们是那么光鲜，那么纯正，那么标准，每个检查组都对一个新兵蛋子、一个地方孩子刮目相看。随后，检查组又一丝

不苟地查看了宿舍的卫生，不放过每一个角落和细节。烛台底部都要伸手摸摸有没有灰尘，洗脸毛巾是不是挂得整齐，漱口缸子的把儿是否摆放一致……彻底查了一遍后，检查组一言不发地走了。

小扎西第一次感受内务卫生检查，感觉好奇刻，都恨不得让你抬起脚，看看鞋上是不是沾有土，带有雪。幸好赵照经过多次这种检查，知道他们眼里不容沙子，与小扎西把细枝末节都做得很到位，尤其“豆腐块”是这次内务检查的一大亮点。

集合哨音响起，全体官兵扎着武装带，从各个宿舍鱼贯而出，到操场集合。林海平就各个宿舍的内务卫生检查情况做了讲评，尤其对赵照和小

扎西的宿舍做了重点讲评，提出特别表扬：一个总是叠不好被子的新兵，一个睡了十多年帐篷的游牧少年，他们的被子叠出了全哨所的一流水平；他们的卫生做得挑不出毛病，让检查组每一位成员都交口称赞，口服心服；检查组最后形成一致意见，决定把本周的哨所内务卫生流动红旗授予赵照、小扎西宿舍！

上周内务卫生流动红旗得主是二班宿舍。二班长张小武十分遗憾地将流动红旗交给林海平。

林海平喊道：“赵照出列！”赵照出列，来到林海平跟前。林海平郑重地将流动红旗交给赵照。赵照接过红旗，心潮澎湃。

小说